

冷

廬

雜

識

冷廬雜識卷三目錄

論文

誤信降人

魏經

河閒婦傳

方侍郎

游龍杖

趙少宰

文昌神

治生

善於法古

同其皆悉等字

君子小人

達德首知

忘已之難

父母

諫

賄賂免禍

舒鉞雲

于觀察詩

香屑集

李忠定公

胡霖若

姚廉訪

永樂大典

馮柳東

徐詠梅

悼亡詞

證義

才子蟲

浙江學使署聯

愚汀公

進士歸班

姚侍郎奏牘

同謚

取蜀將帥

公忠

畫工

金岱峯詩

姜太史

阮文達公擬疏

悼亡詩

雙節乞詩啟

吳布衣

星查兄詩

孫子瀟

吳梅村

文字沿襲

鄭太史

麥餅

徐觀察

琵琶亭

王建孟知祥

柳文

說用兵之害

新唐書

八君子圖

三高祠

鄭御史

錢少詹

王文端公

卻老要訣

錫奴銅婢

周蘇門

安次香

柱平旅壁詞

巴鮑膏

王仲瞿

四聲

浙撫署聯

吳京丞

元遺山

用心精專

宏簡錄

明加田賦

李文靖徐文靖

躡履倒屣摩履

你

天壽天燾

鮑防

武功縣志

詩賦奇格

尺牘新鈔

卮

桂林一枝

石鼎聯句詩

識時觀變

唐

字

張乖崖

思患豫防

張春舫

溫稼生

寄園銷夏圖

嚴比玉

弈國手

陶蘭

鄉闈覆試

王笠舫

朱笠亭說詩

王廉訪

梁學士

墨譜

沈漢甫

岳忠武王銅印

李少司寇

鹿洲公案

西塞山

西南夷傳

吳烈女

詩分唐宋

檜粥

冷廬雜識卷三

桐鄉 陸以恬 敬安

論文

魏文帝典論論文謂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
力強而致似不若杜牧之荅莊充書爲得其要云凡爲
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蓋文而
無意則氣亦無所統馭韓蘇之文氣極盛矣然非研理
之精有意以宰制之安能幾於斯乎

誤信降人

漢岑彭征公孫述遣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元
察罕帖木兒信降賊豐士誠言觀營壘遂爲所刺明胡
大海喜降將蔣英劉震李福之驍勇留置麾下致被戕
害是皆昧軍旅思險隱情以虞之義者

隗囂

隗囂爲更始所徵不聽方望之言而甘心臣事迨光武
招之則信王元之計負險拒固卒至於亡蓋有愛士之
雅而無察言之明視竇融之識時歸命相去遠矣

河間婦傳

柳子厚河閒婦傳遺辭猥褻昔人曾譏之然其文固有爲而作其記遊戲之所一則曰浮圖再則曰浮圖可知佛廬之貽害甚烈而婦人之喜入廟者可以警矣

方侍郎

桐城方望溪侍郎苞文譽之者以爲韓歐復出北宋後

無此作李安溪毀之者謂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

神理

錢竹汀

鄭全謝山太史祖望嘗謂侍郎生平於人之

里居世系多不留心自以爲史遷退之適傳皆如此乃大疏忽處也余謂作文不留心里里居世系乃文人通病

非獨望溪爲然至其文格清真簡潔要當推爲一代宗
工錢全二公皆不逮也

游龍杖

詩隰有游龍陸璣疏云一名馬蓼高丈餘蕭山湯敦甫
協揆金釧嘗取其榦以爲杖輕而易持名曰游龍杖賦
詩詠之

趙少宰

河陽趙少宰士麟政績昭顯兼優理學所著敬一錄有
云朱陸入手不同其於大原則一學術止論差不差不

論同不同持論平允可息兩家聚訟之喙

文昌神

台郡士子祀文昌神甚虔城中自府縣兩庠外又有祠
十餘處二月初三之期先一日各醵錢會於祠中笙歌
徹夜三日而後罷城東北隅白雲山麓正學書院亦有
是會臨海宋心芝學博經畬題聯云二月二日迓神庥
祈天上星君文皆奪命一甲一名承舊學願海濱士子
試輒掄元一甲一名蓋指臨海秦尚書鳴雷於嘉靖甲
辰年登第所居故址在書院側

治生

許魯齋嘗言學者以治生爲急士之患貧者往往藉口斯言妄求封殖是特誤會其旨耳今觀其言曰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爲生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審乎此則知所謂治生者必準乎義之所宜豈導人趨利哉

善於法古

西門豹爲鄴令投巫姬三老於河而河伯娶婦之俗以革後漢宋均爲九江太守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其祠之衆巫遂取民男女一以爲公姬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均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蒸卽祖鄴之意而變通之是善於法古以爲治者

同其皆悉等字

同其皆悉等字漢書往往有之陳壽三國志尤多略識

於此同其戮力臧洪傳咸共贈賄管寧傳悉其會聚倉慈傳皆

悉俱束陳羣傳咸悉具至先主傳竝咸貴重劉封等傳後評士人咸

多貴之張嶷傳衆悉俱濟吳主權徐夫人傳若悉竝到韋曜傳

君子小人

賢如顏濁聚段干木周處其初嘗與強暴爲伍奸如王莽秦檜嚴嵩其初亦著善良之名是以一息尙存小人皆可以自新君子必不可以自恃

達德首知

竇武何進誅宦官不速反召禍釁機事不密則害成也

桓彥範等誅二張不盡夷諸武卒貽後患小不忍則亂大謀也此皆由於識之不精故三達德必以知居首

忘己之難

陳白沙弟子張詡爲白沙作行狀云成化己丑禮闈卷爲人投之水復下第後二十年御史鄺某聞之禮部尙書某從吏云某所爲也先是先生寓居神樂觀科道諸公往來請益無虛日旣而某被科道劾疑出先生故特惡之深揭曉編修某時爲同考官主書經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不果時京師有會元未必如劉

戩及第何人似獻章之謠以及輿夫販卒莫不嘖嘖稱
屈余考明史成化己丑會試時禮部尚書爲姚夔本傳
稱彗星見言官連劾夔夔求去不允又稱其在吏部時
留意人才不避親故王翱爲吏部專抑南人北人喜之
至夔頗右南人論薦率能稱職史之所言如此則夔固
能拔擢英豪者乃獨逞私憾於白沙而擯之甚矣忘己
之難也

父母

漢召信臣杜詩稱召父杜母宋知廣州邵煜陳世卿亦

稱邵父陳母邵以鑿海濠通舟屢不爲害陳以奏免計
口監廣人歌之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所行止一事而
名垂無窮蓋澤之及人遠也

諫

唐穆宗問柳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
法矣此以筆諫也宋太宗幸景龍門觀水磴因語侍臣
此水出於山源清冷甘美故餘潤所及凡近河水味皆
甘宋琪對曰亦猶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此以水諫也
金楊雲翼患風痺稍愈哀宗問愈之之方對曰但當治

心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此以醫諫也是皆能得諷諭之術者

賄賂免禍

晉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賈要或問其故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魏邢辯懼爲元暉盧昶所陷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乃得解二人皆有大功於國而猶恃賄賂以免禍殆亦時會使然若遇主聖臣直之朝當不出此

舒鐵雲

大興舒鐵雲孝廉位詩才藻逸書法亦秀挺絕倫兼善
音律每填詞曲輒按絃管以調之僑寓吾里十年後從
王朝梧觀察之黔值征南龍紳苗爲觀察治文書威勸
侯勒保見而器之恆與計軍事紳苗平勒侯移督四川
爲經略率三省兵攻白蓮賊招之往以母老道遠辭之
旣歸貧無以養乃乞米吳楚閒出行攜二大篋一儲書
籍一貯絲竹此外行李蕭然也歲歸省母在眞州聞母
喪戴星而奔不納勺飲者彌月以哀毀卒與先伯父三

石公論詩最契其詠陶靖節云仕宦中朝如酒醉英雄
末路以詩傳最爲公所稱賞曾遺公書自道其作詩甘
苦云承評論拙詩如諸天雨花非下界人所能消受至
謂稍斂其鋒而出以沈鬱頓挫則實位詩短處而已知
之而人未知之而先生固已知之是誠知己之言敢不
服膺而謂位尙有所不愜於心耶詩稿本係草錄卽乞
批評於上暇日擲還則受益無量夫作詩文者比於當
仁不讓以太白之才而老杜尙有尊酒重論之句况其
他乎抑位生平行路之日多讀書之日少偶得佳句輒

復沾沾自喜近年略知收斂以期不懈而及於古并願
多讀書以廣其識而舊時習氣尙未全除今茲所言正
乃切中其弊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授要道謹以此言
書諸紳矣今年仍與鷺庭太史公同往揚州未知明年
又在何處重承關念附及此言烏成程君拱寬七言近
體頗佳禾中則更寥寂何日一櫂南湖細掃青苔之榻
位雖不勝杯勺猶當謀斗酒以歌太守醉也舒年十歲
卽下筆成章年十四隨父翼官粵西永福令讀書署後
鐵雲山房因以自號

于觀察詩

文登于蓮亭觀察克襄風雅工詩歸田後愛武林山水
之勝移家來居賦自壽詩云古稀歷過四年餘爲愛西
泔築室居策杖閒行同輩少杜門卻掃世情疏湖山杳
靄堪遊目花木幽深且讀書樂趣思尋周茂叔清風皓
月自如如觀察著有鐵槎詩存錢塘周雨亭觀察澍序
稱其險夷一視無非中正和平之意以爲纏綿悱惻之
音信然

華亭黃唐堂宮允唐香屑集集唐詩九百四十二首各
體皆備其自序集唐駢體文三千餘言工巧渾成極才
人之能事自言應試屢黜窮愁外侮百感紛至每用艷
體爲集句寓美人香草之言以寫憂而寄思蓋皆未通
籍時所作也卷末自題云日日成篇字字金 方干 酒濃
花暖且閒吟 羅隱 詩中得意應千首 姚合 頗學陰何苦
用心 杜甫 多少魚箋寫得成 劉兼 直應天授與詩情 陸
龜蒙 陽春唱後應無曲 黃滔 盡是人間第一聲 崔塗 其
自負亦不淺矣

李忠定公

咸豐元年福建巡撫徐繼畲奏請以宋臣李綱從祀

文廟禮部議准從祀

文廟西廡在先儒胡安國之次其大略云查歷代從祀諸儒皆以德行純懿有功經學者爲要至我

朝康熙年閒以宋臣范仲淹從祀始於道德學問之外兼取經濟非常之才蓋聖門政事之科原與德行文學並重厥後雍正年閒以漢臣諸葛亮從祀道光年閒以唐臣陸贄宋臣文天祥從祀此四人者皆經綸彌天壤

忠義貫日月列於從祀鉅典誠

聖朝教忠之至意也茲查李綱仕宋歷官觀文殿大學士忠言讜論定傾扶危倉卒尙守圍城刺血以草奏疏力排和議躬佐中興宋史稱其負天下之望以一身之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而不知身之禍難屢頻於死而愛君憂國之心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史筆昭垂洵爲千古定論至其生平著述爲該撫原奏所稱者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二種原奏所未稱者有中興至言建炎類編及乘閒志預備志各種今皆不傳僅

存其序於集中其爲 文淵閣所著錄者惟梁谿集八十卷及建炎時政記二種而已臣等細觀其文集奏議於政治得失言之深切著明純忠亮節皎然不磨核其品學經濟實與諸葛亮陸贄范仲淹文天祥相等自當一體崇祀以獎忠義云云

胡霖若

烏程胡霖若孝廉縉少負才名阮文達公督學吾浙試諸生十臺懷古詩胡居最嘗祈夢西湖于忠肅公祠見鏡中有會元二字乙丑間後報錄誤以會元胡故名姓

相似馳報捷元是科孝廉卷以額滿見遺取謄錄第一
未幾卽卒蓋夢已兆之矣其友歸安鄭夢白中丞祖琛
悼以詩云十臺詩句動公卿長爪通眉太瘦生花信滿
城飛不到一生名姓誤韓翃

姚廉訪

桐城姚石甫廉訪瑩負經濟之學尤長於論兵道光二
年爲縣令臺灣兼攝南路同知時大府以前臺道葉世
倬言欲改班兵爲召募總兵觀喜疑不能決就廉訪問
策爲議上之觀公以爲然葉公旋擢閩撫面對猶及此

事

上命與總督籌之三年趙文恪公來督閩浙軍見此議
乃罷其議大略以爲臺灣自康熙時入版圖迄今百餘
年設立重鎮水陸十六營弁兵一萬四千有奇皆調自
內地三年更易既有兵糈復有眷米歲費十數萬
天庾正供不少惜此何所取而必爲之哉蓋嘗推原其
故竊見

列聖謨猷深遠與前人立法定制之善不可易也夫兵
者凶器至危以防外侮先慮內訌自古邊塞之兵皆由

遠戍不用邊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室家也邊
塞戰爭之地得失無常居人各顧家室必懷首鼠苟有
失守則相率以迎募楚朝秦是其常態若用爲兵雖頗
牧不能與守故不惜遠勞數千里之兵更迭往戍期以
三年贍其家室使之盡力疆場然後亡軀効命臺灣海
外孤懸緩急勢難策應民情浮動易爲反側然自朱一
貴林爽文陳周全蔡牽諸逆寇亂屢萌卒無兵變者其
父母妻子皆在內地懼干顯戮不敢有異心也使罷換
班之制改爲召募則與臺人守臺是以臺與臺人也設

有不虞彼先勾接將帥無所把握吾恐所憂甚大不忍
言矣且兵必使常習勞苦屢陷危機庶不致畏葸而卻
步此惟班兵則能之雖不免調發之煩養贍之費而恃
此以保障全海其利甚大若召募則其害不可勝言并
無所利可以決所從違矣廉訪嘗言近時武人大都習
爲文貌棄戈矛而講應酬以馴順溫柔取悅上官文人
學士尤喜之以爲雅歌投壺之風嗟乎行陣之不習技
藝之不講一聞礮聲驚惶無措雖有壺矢百萬其能以
投敵人哉馴弱如此無甯粗猛粗猛之甚不過強梁強

梁卽勇敢之資善馭之猶可得力剛弱則鞭之不能走矣語尤切中要害

永樂大典

明永樂大典割裂羣籍分隸各韻原書遂多散佚明代士人纂書梓行亦皆芟削篇句使後人不能見古人全書追我

朝開四庫館彙萃遺編俾各書均成完帙又復搜求浩博參考精確流傳廣遠宜乎人才輩出著述如林而校刊羣書者俱能詳慎不苟一變前代簡陋之習也

馮柳東

馮柳東教授宰將樂縣一年卽改就教官司鐸甯波大吏重其才將薦之朝力辭賦詩見志云邱爲奉母貧常樂彭澤辭官老益堅著述甚富阮文達公爲刻補考三家詩吳文疏徐辛菴侍郎士芬爲刻金石綜例李昶林宮贊泰交爲刻論語吳文疏證故其詩有厚祿早看同舍貴新書難得故人刊句尤工填詞其散館一等改官閩中留別都下諸同年滿江紅云一枕瞢騰驚醒春夢夢早也莫問得時歡喜失時煩惱風好已通蓬島路

水空忽換霓裳調想

君恩只許住三年瀛洲渺 詩書債粗完了功名事渾
難料看策勛清鏡頭顱催老仕本爲貧甯厭俗祿猶逮
養何嫌少試今朝騎馬作粗官山他笑和者數十家皆
莫能及此在四明作種菜圖自填滿庭芳調云種豆棚
低簾瓜亭小千古老卻英雄長鑱短柄不數草堂風漫
說周妻何肉清齋供菜肚都空小園賦寒畦一稜春韭
更秋菰 昨宵新雨足丁甯阿段好灌連筒并桔槔無
用俯仰都慵料理瓜壺經濟頭銜換老矣園公休賒望

飛錢籬落生計笑鄰翁又作楊柳岸圖自填長亭怨慢
調云又聽到樓鴉時節冷雨疎枝秋聲來驟送別年年
亂條攀盡忍分手銷魂短艇早催度河橋口柳縱有青
時卻不管離人消瘦 馬首悵殘陽千里倦向西風沾
酒一絲影裏已換了暮蟬亭堠問那處夜笛樓頭恐歸
去綠陰非舊但有曉風尖付與鶯鶯蝶蝶悠題詞盈幅亦
皆遜原唱之佳

徐詠梅

德清徐詠梅茂才球學術淹通尤敦志行爲贅壻長興

獨居一室惟以文章自娛暇則訪遺碑搜故實竟日不
以爲勞嘗游龍華觀舊畫得沈石川文衡山諸手蹟熟
視不忍釋至卷尾見明季尙書烏程某氏名掩卷惟恐
不速其生平議論必依名節文章必守矩矱著有還印
廬集詩最工七絕如立夏前一日呈嚴九丈許大云鼠
姑開到十分時勝侶招要未是遲我欲驅愁愁不去春
來心事落花知嘉禾舟中云侵曉蛙聲亂野塘黃雲覆
壠漾晴光漁歌歛乃衝波去疏柳前村又夕陽饒有風
味

悼亡詞

仁和沈秋卿藩掾星煒少游膠庠壯厯幕府屢試不遇
乃試吏於楚北上游重其才咸刮目待之著有夢綠山
莊集詞勝於詩悼亡臨江仙詞十闕情文交至尤爲集
中之冠特錄之序云亡婦江來歸四年情好綦篤丁春
月吉舉丈夫子遂得羸疾漸成不起病中令余坐榻前
絮話一切彌留時僅一執手而已痛定悲來不能自己
爰作臨江仙十首記得樓頭深夜語幾分春到梅花天
寒翠袖薄羅遮月和人瘦透影上窗紗 今日瑣窗成

獨倚無慘憶遍年華東風依舊滿天涯斷腸玉笛吹夢
入誰家記得春前江上別離愁黯盡黃昏羅巾空惹舊
啼痕香寒被角應許夢溫存不信浮雲催聚散而今
真箇銷魂此情欲語更誰論迢迢彩石何處問西崑記
得滄江歸路晚飛鴻遠寄相思三生恩義少人知紅箋
記註珍重乍開時一別秋風人隔世錦書惆悵何之
淚寒鰥枕雁來遲淒涼心事望斷碧雲祠記得畫眉窗
下立粉香輕浣羅衣落花消瘦草痕肥翠分淺黛一角
遠山低痛絕當年京兆筆柔情已逐雲飛月中環珮

是耶非空餘遺挂掩幔卻依稀記得荆花開五樹東風
忽頌雙枝謝庭殘雪燕歸遲衰親健在病賴汝維持

何事仙雲纔現影玉簫又動離思傷心阿母最堪悲七
年一瞬三度喪瓊姿記得良言曾勸我讀書須惜分陰
功名水到自渠成忍將心力輕棄十年情 畢竟珊瑚

沈斷網夢花空許相等西風無那又飄零青燈負我我
自負卿卿記得天涯逢七夕指雲初見秋河可堪經歲
別離多綠窗消息爭奈薄情何 似此星辰原昨夜劇
憐潘鬢蹉跎陰陰涼月轉垂蘿闌干風露盪水欲生波

記得繡簾風影細并刀乍翦輕紈綵絲無力挽雙鸞絮
痕著處點點唾花寒 幾向空房尋舊跡新愁又上眉
端模糊卷本鼠拖殘年時鍼綫和淚更重看記得涼颼
吹碧樹愁心不耐清秋短衣喜趁薄寒收遙知臨篋中
夜自綢繆 太息年華同逝水孤蟾影破瓊鉤寂寥庭
院曉霜浮繭絲抽盡雙袖冷香篝記得傷心臨去日喘
絲欲斷還連相持縱有萬千言不成一語忍痛向重泉
曾是達人應作達此情何計周旋茫茫來日快抽鞭
好將心事同證後身緣

論義

明代諡義者惟大學士高公穀諡文義

國朝順治初大學士德州謝公陞諡清義乾隆中雲南
臨元鎮總兵武威王公玉廷征緬甸死事諡勤義

子子蟲

杭城水濁人家皆接天泉水用之日久往往生子子蟲
以齋雜著謂自天明至日未人接者爲陽日沒至雞鳴
前接者爲陰陰陽水各自爲益孤陰不生獨陽不長自
無子子蟲之患涇縣胡子暉子貫附言亦云午前之雨

屬陽午後之雨屬陰獨陽之水取養金魚子不生蟲蠹

浙江學使署聯

浙江學使署在杭州府學之東署中桃李甚繁有牌額
題曰桃李門學使彭文勤公題大堂聯云天地自成文
湖山有美國家期得士桃李無言萍鄉劉金門侍郎鳳
誥聯云使節壯湖山東南壇坫文光拱奎璧咫尺宮牆
皆接切其地不可移置他處

愚汀公

本生曾祖愚汀公諱所歷官興化清遠知縣愷悌真誠

民皆愛戴而操守清廉不通苞苴郡守族之讒於大府
入計典罷歸時年六十有六宦橐蕭然仍事筆耕問字
者麋至公因材訓迪孜孜不倦嘗謂農人自食其力余
則自食其心矣有句云登堂盡是論文客入篋從無造
孽錢仿晏元獻法字紙之廢棄者必剪取空隙處置篋
中以備用謂子弟曰此雖細事亦惜福之一端也因題
聯於篋云用勿棄餘常爲此生留後福類無嫌雜須知
斯世少全材

會稽高燭榮填諱

進士歸班

進士歸班銓選每稽時日而寒儒當報捷後費用不貲
轉增逋負往往仍橐筆售文猶難自給不免室人之謫
宋危逢吉有婦歎詩云記得蕭郎登第時謂言卽入鳳
凰池而今老等閒官職日欠人錢夜欠詩描摹情況惟
妙惟肖近時進士則歸班者少矣

姚侍郎奏牘

桐城姚伯昂侍郎元之因事被議褫職旋奉

命授內閣學士姚繕摺謝 恩其略云

聖無棄物木雖朽而仍雕

帝有恩言垢縱汚而頓滌欽承 新命回憶前塵燕識
舊巢庇夏之歡更洽羊追歧路補牢之計彌殷臣惟有
事事講求時時省察向傾葵藿感 恩有勝於遷除收
望桑榆糾過常榮於寤寐措語雅近宋人

同諡

魏羅斤羅伊利皆諡靜魏獨孤庫者隋獨孤羅皆諡恭
唐韋瑱韋渙皆諡貞是祖孫同諡也魏韋道福韋欣宗
皆諡簡唐邱和邱行恭皆諡襄姚懿姚崇皆諡文獻是
父子同諡也唐寶璣寶誕皆諡安是叔姪同諡也梁蕭

昂蕭昱皆諡恭是兄弟同諡也五代以後則罕見矣

取蜀將帥

容齋四筆謂取蜀將帥多不利如漢岑彭來歙晉鄧艾
鍾會唐魏王繼岌郭崇韜康延孝宋王全斌崔彥進皆
然吹劍錄亦云開禧間楊巨源李好義討吳曦皆爲安
丙所殺余觀自宋以下元之濶端取成都招降利州潼
川增海取漢中簡眉閬蓬等州遂甯重慶順慶等府紐
璘取彭漢懷綿等州李德輝取重慶合州後俱得保功
名以終殆因所取者祇數郡未得全蜀地也然憲宗之

自將伐蜀也由寶雞攻重賁山所至輒下而竟崩於合
州城下明傅友德廖永忠平蜀還受上賞後皆賜死尤
奇者湯和亦同時征蜀以軍後至無功賞不及而和獨
獲令終追封東甌王謚襄武

公忠

王旦呂夷簡皆爲宋初賢相而一因遵行天書一因導
廢郭后匡救偶疏貽慚沒世殆由私心未淨遂致大節
不純此古人言忠所以必先公歟

書二

欽程易疇學博瑤田辨畫工帶月荷鋤歸之誤謂月一
彎而在左闕亦在左者有二時一當初五六日人向南
日已過中加未申時之閒月未及中一當廿六七日人
向北日升加辰巳時之閒月已過中二者竝日在天月
雖如是而不可見矧農人歸恆薄暮初三後數日閒則
有新月可帶其畫在人左則必闕其右若畫在人右者
又必闕其左廿六七之殘月在天當丁夜時其形亦然
然夜半以後發胸以前非農人歸息之候云云觀此知
畫雖小道貴有格致之功且必運以靈思如楊行密之

畫工繪李克用眇目狀作臂弓然箭之形仍微合一目以觀箭之曲直深愜克用意得免死厚賂遣歸宋人畫踏花歸去馬蹄香以數蝶隨騎擅長

國朝畫院祇候金廷標畫琵琶行不似唐寅直寫一女抱琵琶而畫白樂天等屬耳之情爲

高廟所稱賞至畫之率略者若昭君則有帷帽二疏則有芒屨陶母剪髮則手戴金釧漢祖過沛則有僧鬪牛則尾舉飛雁則頭足俱展擲骰呼六則張口皆不免爲世口實明仇英一時作手而蘇李泣別圖所繪橐駝皆

作馬蹄謂非疏於研考之故乎

金岱峯詩

秀水金岱峯教授衍宗詩沈著清老無描頭畫角習氣
其木瓜詩二首理真詞雋不落賦物家窠臼梨一益百
損一損百益所以古之人投之俾有獲苞苴之禮行
豈日報可責幡幡者惟瓠羹者有帛承筐亦幾何要
在情不隔能令受者心生死感其德瓊琚於木瓜奚啻
過什百敢日報禮然期以身許國聊比玉之華貢此一
心赤萬物無貴賤見用則皆珍一物適一用致用則

在人望極可錫渴呼林能緩筋格物得其理取效疑於
神物理有相感何況人心真又有夢從軍作云據鞍草
檄禿千毫萬帳無聲北斗高請爲將軍窺敵壘雪中躍
馬夜橫刀氣格高爽雅近中唐

姜太史

慈谿姜西溟太史宸英作吳約菴墓誌云

國家制科三年卽放進士至三四百人少亦不下百五
十人而天下省試所錄士又無論以千計其閒賢不肖
雜揉冠未上頭一經未上口猥列賢書冠進賢以齒序

於搢紳者何限而宿學碩儒砥行立名蹉跎而不得進
終於襦衫席帽齋恨入棺如吳氏一門祖孫父子夫婦
之閒至以涕洟相慰勉貧老至死不悔彼爲之有司者
果公與明非耶詎獨無人心耶夫自有道者視之窮通
得喪彼在外者亦何與已事奈何當事者之曾不加意
致使士沒齒有不平之歎也每一誦之輒爲感喟不已
蓋太史久困名場年七十始登第生平嘔心矮屋艱苦
備嘗故言之慨切若是太史於康熙己卯主順天鄉試
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掛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

中吳江陳大令萇輓以詩有文章舊價欣方慰辛苦初心悔已遲之句蓋傷之也

阮文達公擬疏

阮文達公於乾隆辛亥年大考題爲擬張衡天象賦擬劉向封陳湯甘延壽疏并陳今日同不同賦得眼鏡詩閩卷大臣見公賦博雅而不識賦中岌字之音置三等繼查字典始置一等二名奉

諭第二名阮元比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親改擢爲一等一名遂由編修升少詹事其擬疏辭云臣

向疏邳支單于兼并外國日益强大殺辱漢使者在廷
諸臣未有爲陛下畫策者都護延壽副校尉湯遠戍西
域特發符節勒師旅直逼康居破其重城馘名王斬關
支氏請懸首橐街夷邸以威遠服是沈謀重慮制勝萬
里師徒不勞兵矢未折功莫偉焉而議者徒以湯矯制
不論其功反欲文致之是臣所未喻也夫將在外有可
以振國威制敵命者專之可也今延壽湯不避死難爲
國雪耻而竟無尺寸之封其何以勸帥兵絕域者昔李
廣利之於大宛曠日持久靡散師旅僅獲數馬功不敵

罪孝武猶且侯之今郅支之功當十倍於大宛竟使致身之臣未得封爵且不免吏議臣竊惜之宜請釋其矯制之罪賞其克敵之功加以高爵惟陛下察之此劉向之疏意也臣伏見我

皇上奮武開揚平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凡漢唐以來羈縻未服之地盡入版圖開屯置驛中外一家豈如郅支呼韓叛服靡常殺辱漢使哉此不同一也我

皇上自用武以來出力大臣無不加賞高爵或有微罪斷不使掩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勞亦無遺焉未有若延

壽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

皇上運籌九重之上決勝萬里之外領兵大臣莫不仰

承

聖謨指授機宜有戰必克閒有偶違

廟算者卽不能速歲豐功又孰能於

睿慮所未及之處自出奇謀徼幸立功者此其不同者

三也公嘗謂所以改第一者實因三不同最合

聖意

悼亡詩

黃莘田悼亡詩情真語摯悽惋動人遠勝王阮亭作摘錄八首於此馬鞍山下奠壺煨麥飯多應滅舊香爲叩
墓門中一慟今年不是婦親將爲儒盼至爲官後依舊
澤勳百事乖錯嫁友人更誰怨詩書貽累到裙釵每爲
客滯天邊萬里寒更愁有華沒齒一言忘不得七年
除夜五離家余已丑下第出都復客汴中三載莊孺人
除夕寄書有萬里寒更三逐客七年除夜
五離家之句時孺人歸余七年矣鹿門卽是白雲鄉浪向紅塵約一場
多少寒盟言在耳不堪閒坐細思量淒涼舊事散如雲
感逝傷離到十分屈指連年知己盡闔門何可再無君

若論謙約宜遐福同享期頤未過情長汝十年還健在
不應汝便薄浮生亦知此事人多有其奈昏昏撥不開
出去無聊歸又悶等閒棖觸上心來殘燈欲滅未明天
病骨衰顏照獨眠早晚急營三畝地與君同穴不多年
按中州集泰略悼亡詩元遺山稱其高出時輩以視黃
作安見今人不及古人耶其詩并錄於後自古生離足
感傷爭教死別便相忘荒陂何處墳三尺老眼他鄉淚
數行多事春風吹夢散無情寒月照更長還家恰是新
寒節忍見堂空紙挂牆

雙節乞詩啟

汪龍莊大令於所居建雙節堂爲其繼母王生母徐徵
詩文多至七百餘家有乞言前後二啟其後啟中句云
念罔極德終難報止此徵詞料吾身生亦有涯要諸沒
齒又云跂望而首惟九頓先人之英爽憑焉立言而名
在千秋作者之精神聚矣語最沈著

吳布衣

杭州吳布衣彭年遊幕中州才名藉甚天津邵烈婦爲
志廬茂才之室結褵一載茂才卒烈婦於七七之期自

經於茂才死所一時文人俱賦詩哀之吳得句云蝴蝶
有情同出夢鴛鴦到死不分飛見者推爲絕唱

星查兄詩

星查兄瀚幼時沈靜好學以賦詩受知於阮文達公入
邑庠先伯父三石公歷典名郡清廉自矢不名一錢元
仰事俯育搢拄艱劬嘗賦詩誌感云多事轉思爲客好
無田始信讀書難後宰花縣慈惠撫民以不善事上官
罷歸著有愜所遇居詩草送窮歎避債謠二詩尤爲人
所傳送窮歎云草艇縛茅錢鑊紙麥飯一盂羹二簋破

帽遮頭倒兩屣磬折開門揖窮鬼鬼曰謔謔君勿嗔解
紛片語請具陳君家三世綰青銀胡不買田百頃腰千
緡處脂不潤甘食貧粗飯脫粟衣懸鵠廉吏之孫廉吏
子被褐負薪奚足耻窮爲善士福之始清白厚貽無過
此願君世世子孫永保之俎豆我應千載祀君不見黃
頭郎君久待詔腦滿腸肥託權要銅山摧塌錢奴弔饑
鬼愁涎窮鬼笑避債謠云韓侯昔未遇漂母一飯淮王
城陶公走乞食鄰翁解意壺觴傾千金之酬意亦厚冥
報相貽事則有感恩戢義尙不足天涯何處逋逃藪我

生貧薄天所遺可憐臣朔常苦飢途窮反爲友生累報
之恨晚敢云避西風獵獵雲茫茫主人僵臥客在堂還
似飢驅叩門日言辭苦拙意未詳客語轉親氣轉下曰
我豈爲索逋者十千沽得尊中酒銀瓶玉壺爲君瀉我
聞此語顏爲酡重君恩義爲君歌長江萬里走東海公
義更比江水多君不見塞上老翁失馬時禍兮甯非福
所基集枯集菀偶然耳若負公恩有如水

孫子瀟

常熟孫子瀟太史原湘鄉會試名皆第二旋以二甲進

士入詞林妻席道華寄詩有溫嶠仍居第二流之句舒
鐵雪孝廉爲作長歌有云摺笏猶勝讀社牧張華卿可
嗤丁稜元祐碑中文潞國昆明池上沈雲卿蓋皆切第
二運典也

吳梅村

咏吳梅村詩最著者吳江王載揚藻云百首淋漓長慶
體一生慙愧義熙民嘉定金繩武慰祖云兩代詩名元
好問畢生心事沈初明可謂吳曲同工梅村出山俟朝
宗嘗遺書力阻後有懷古兼弔朝宗詩云死生總負侯

羸諾欲滴椒漿淚滿襟又臨歿詞云故人慷慨多奇節
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閒偷活悔恨之意深矣

文字沿襲

文字有通用而承其訛者如以北堂諱草爲母以桑梓
爲同鄉以鶯鳴爲求友以折桂爲登科以鮑堂背藉廣
文爲校官以誕爲生日以乾沒爲監守自盜漢書註得利日乾失
利日以櫬爲有尸之棺小爾雅空棺謂之以八分爲隸
此類至多皆沿襲不能改也

鄭太史

陳大士晚膺鄉薦其座主晉江鄭大白太史之元嘗爲
作制義序其略云大士以古文辭名於世今人之學之
者其制義之文而已大士制義亦不容學其深渺奧博
高不可詣者常足使人困於艱其得意疾書率爾成文
者又足使人走於易大士名最久浮沈蹭蹬亦最久其
文若與功名爲仇而世之爲制舉文者慕效之不止豈
非真有足以服人者在乎文章之境情與理二者無大
士之情之理而學大士是故工拙不同而謗譽各異此
豈大士之過哉李北海一代書流人爭寫其字北海語

人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于舉以告學大士之文者夫以大士之文猶屢蹟名場幸得太史而始遇太史賞其文而不願人效其文蓋以應舉之文必不可以高深從事也斯誠知言也哉

麥餅

鄭大白太史詩明詩綜不採今觀其所著克薪堂集詩多俚率語惟賜麥餅詩序可備故實云麥餅宴始嘉靖開迄今崇禎五年九十餘年矣蓋曠典也故事四月八日佛誕有不落夾製黑黍飯用不落葉包之爲世廟蓋

嘗聚大內佛骨佛牙萬觔焚之宮中始革其制以四月五日薦麥廩廟因賜百官義深遠矣

徐觀察

漢軍徐鐵孫觀察同年榮山知縣起家文學政事卓著一時公餘惟事吟詠兼工畫梅性嗜石舟輿所至輒拾取佳者以歸藏之齋中顏曰石嬋娟室各繫以詩嘗行溫州道中徧出所藏石子摩挲洗玩忽詫忽笑舟子不知其爲何事也因賦詩云慘綠嬌黃盡可憐赤如初日翠朝煙囊開白舫青簾裏心到蒼山碧海前蜀道無如

此間樂外人從笑老夫顛南來置得傳家物陽羨無須
更買田

琵琶亭

琵琶亭在九江府城外江邊乾隆癸亥觀察瀋陽唐公
英重修增建高樓題額曰江天遺韻壁刊白傅遺像是
南薰殿本嘉慶中歛人方體所摹登樓四望前臨大江
後對廬山左則古木千重右則人煙萬井樓下迴廊旋
繞境極幽曠遊人題詠甚多觀察有句云今古商船多
少婦更誰重此聽琵琶殊寓感慨

王建孟知祥

王建孟知祥先後據蜀建子衍見滅於後唐慘遭赤族
知祥子昶見滅於宋冊封楚王諸子皆膺顯秩薛史謂
幸與不幸何相去之遠余觀建之興也所至殺掠蜀中
諸州皆罹其毒民不聊生衍又荒淫不道致速喪亡知
祥入蜀未嘗殺戮復撫民以仁惠昶雖任用庸臣而在
國二十八年尙能以仁慈爲治撫養羣黎然則幸與不
幸非皆由自取乎

柳文

柳子厚先君石表陰陽雜錄七卜人其誌宇文邕則曰齷齪自守袁淑與一出使尋命在損則曰爲相無所發明柳冕則曰頗躁鄭元均則曰強抗少所推讓蓋不盡用褒詞洵爲獨創之格嘗見選柳文者僅標其目曰先友記竟若爲子厚之友也者而所載人數不及其半亦妄甚矣子厚又有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附載其友十三人子厚卽自列其名於第四是亦一例

說用兵之害

自來說用兵之害者莫如漢賈捐之棄珠厓議有云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平萬里之外後漢肅宗從大僕袁安議許還南部所得生口於北虜乃下詔曰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効燒塙之人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蓋襲用其語唐張柬之論兵戍姚州之弊云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陞

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辭較略而意更沈摯至李華古戰場文則推行焉而益暢其旨矣

新唐書

宋景文喜用生澀字句新唐書中如耘夫蕘子武后傳憑

固不受李軌傳可勝咤哉實成傳贊偃革尚文蕭俛傳牝味鳴晨

長孫無忌道無掇遺耶餘朝不保昏酷吏傳俞景待僵沙

等傳贊列傳此類甚多

八君子圖

王安石爲誤國小人劉敏叔畫八君子圖乃與韓王魏公潞公歐陽公溫公蘇公黃太史竝列未免薰蕕相混袁清容爲作贊云矯矯貞姿涅而不淄吾將疇依爲學是師推崇失實亦未得評論之公

三高祠

吳江三高祠祀范少伯張季鷹陸魯望宋劉清軒賦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卻誇范蠡作三高元謝應芳上書饒參政謂蠡事越亡吳吳仇也禮不祀非族法宜去請

祀太伯仲雍季子而張陸列其旁饒躋其言會亂中止
余觀宋史洪咨夔知龍州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諭其
民曰切事仇讎而忘父母此舉殊快人意洪在理宗朝
卓著風節宜其能更革積俗釐正祀典也

鄭御史

張居正奪情其門生吳中行趙用賢疏論被黜人盡知
之又有劉臺疏劾居正專恣傳應禎朱鴻謨疏語侵居
正得罪以去皆其門生也又涇縣御史鄭銳亦出居正
門下疏論奪情事有云爲輔臣忠孝迫於兩難懇乞聖

慈酌去留之權宜以植萬古綱常事懇暫容其奔喪圖
葬使得以少盡人子之情仍敕其依限回京又有以終
全大臣之義語較吳趙爲和婉明史不載見趙紹祖涇
川叢書

錢少詹

嘉定錢竹汀少詹大昕生周歲能言祖母沈指玉而二
字教之更以他書指示皆能確認晬日盤陳百物惟取
一筆祖青文茂才王炯謂此兒他日必有文譽入詞林
後與紀文達公齊名有南錢北紀之目性強記經史半

能背誦遇有疑義輒檢以互勘期通曉而後止人有新
刻書持質者必正其謬如嘉善謝金圃侍郎塘校刻荀
子性惡篇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
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
據書平秩南訛史記本紀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
謂古文爲與僞通兩僞字皆當讀若爲字餘姚盧抱經
學士文弢校註顏之推觀我生賦不解王凝坐而對敵
白詡拱以臨兵二語謂白應作向漢末黃巾賊起向栩
言於河上北向誦孝經賊自消滅見後漢書獨行傳與

晉書王羲之傳凝之聞孫恩寇至自言諸大道鬼兵相助事正相類言其不設備也又盧補注顏氏家訓於誠兵篇宋有顏延之句疑延年無領兵覆敗事以宋書劉敬宣傳證之曰此是顏延非顏延之也後人妄加之字耳又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彤天無千歲宋人據山海經疑爲刑天舞干戚五字皆當校改以爲彤天二字非譌宋本山海經自誤耳顏師古等慈寺碑以刑天與貳負對文今石刻尙存字畫分明刑彤古文相通天轉爲天則大謬矣後鎮洋畢秋帆制軍沅補注山海經遂用其

說正向來刊本之誤

王文端公

韓城王文端公杰未遇時在陝甘總督尹文端公巡撫
陳文恭公幕府立品正直二公甚重之乾隆辛巳授南
宮廷試卷列第三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彌封傳集
引見

上是日閱十卷幾二十刻特拔公卷置第一

御製辛巳御殿傳臚紀事詩有云西人魁榜西平後可
識天心偃武時蓋是時西域底平開疆蕙績而公適掄

元

詩持及之數十年遇合

恩禮加隆已基於此矣

卻老要訣

唐柳公度年八十餘有彊力嘗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
氣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孟詵年雖晚
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嘗須善言莫
離口良藥莫離手明海甯賈銘年百歲太祖召見問其
平時頤養之法對曰要在慎飲食張本斯五湖漫聞云

余嘗於都太僕坐上見張翁一百十三歲普福寺見王
瀛洲一百三十歲毛閒翁一百三歲楊南峯八十九歲
沈石田八十四歲吳白樓八十五歲毛礪菴八十二歲
諸公至老精敏不衰升降如儀問之皆不飲酒若文衡
翁施東岡葉如巖耄耄動靜與壯年不異亦不飲酒松
江府志李玉如大耋猶健步行四十餘里或問以養生
之術曰七情之中惟怒難制我能不怒而已吾邑皇甫
凱承茂才煇耄年嬰鑠能於燈下作細字卒年九十六
余嘗叩以何術攝生日無他五十歲後不御內生平不

使腹受餓嘗攜佩囊置食物飢卽啖之而已此皆可爲
卻老要訣

錫奴銅婢

溫足瓶名錫奴蘇州薛一瓢雪鐮銅杖字曰銅婢此可
以爲對

周蘇門

錢塘周蘇門大令向青以孝廉宰楚之廣濟縣鋤除豪
猾幾爲中傷日久公論始出上官咸知爲良吏量移漢
陽縣未及中毒遽卒於官著有勾麓山房詩草語多真

勢如過灘云方知天地閒險多平者鮮祇求心性安勿
怨時命舛自題省過圖云幼讀聖賢書長識忠孝字感
激至君親無端爲雪涕背出自性真不關緣飾斷句如
午後百花靜春深羣木高柴門日仄移帆影桑徑風高
落翦聲亦佳又途閒口號云煙竈頽牆半水痕綠楊陰
裏賸孤村石壕夫婦方團聚忍使催租吏打門真藹然
仁人之言也

安次香

蜀中安次香上舍崇庚才調倜儻工繪事喜吟詠幕游

浙中先君子官遂安學時與之相識徵歌角酒情好甚
敦嘗賦西湖柳枝詩云春水平時颺綠波一生消受好
風多長亭萬縷都輸汝不繫離愁只聽歌饒有風致

荏平旅壁詞

至京師沿途旅壁題詠甚多往往有佳者道光癸巳春
闈被放還南於荏平旅壁見江南念重學人贈歌者秋
桂二詞情味蒼涼殆下第後有託而言者惜未知其姓
名其詞云茅店月昏黃不聽清歌已斷腸況是鴟絃低
按處淒涼密雨驚風雁數行我自鬢毛蒼怪汝鴉雛恨

也長等是天涯淪落者蒼茫燭炬樽空淚滿裳 宛轉
撥檀槽渾似秋江湧怒濤樂府於今如嚙語魂銷勸汝
人前調莫高上客鬱輪袍慙愧村娃慢撚挑卿唱新詞
吾亦和蕭騷今古憐才是爾曹

巴鯽膏

外伯祖周悠亭先生向潮兄弟三人次春波先生踴潛
余外祖也三葵園先生以清俱好善樂施賈人某負逋
五百金質不能償焚其券某感恩次骨以家傳癰疽秘
方相贈按方製送獲效甚神錄之以廣其傳

仙傳巴鯽膏奇方

治發背癰疽疔毒一切無名腫毒未成即消已成即潰力能範

膿不至大患

巴豆

五錢

鯽魚

兩箇重十二

商陸

十兩

漏蘆

兩

開楊

花

白及

五錢

香木鱉

五錢

蓖麻子

三兩

錦紋

大黃

三兩

烏羊角

二隻

全當歸

二兩

兩頭尖

三兩

白斂

三兩

穿山甲

二兩

黃牛腳爪

一兩

豬腳爪

一兩

蝦蟇皮

一兩

乾

二兩

川烏

五錢

草烏

五錢

蒼耳子

四兩

元參

二兩

鼠糞

雌多雄少

雌者

兩頭圓而無毛

雄者

兩頭尖而有毛

不可混用

蝦蟇乾宜新取其力猛也

右藥入大廣鍋內用真麻油三觔半浸三日熬至各

藥焦黑濾渣再熬沸乃入後藥

飛淨血丹

廿四兩

用槐柳條不住手攪熬至滴水成珠熄火待稍冷再入後藥

上肉桂

五錢

乳香

四錢去油

沒藥

四錢去油

上輕粉

四錢

好芸香

四錢

去油

此五味俱研極細徐徐摻入用銅箸攪勻待凝冷覆地上十餘日火毒退盡乃可用

王仲瞿

秀水王仲瞿孝廉異調儼負奇氣文辭敏贍下筆千言
立就家貧依其外舅以居賦詩有娘子軍中分半壁丈
人峯下寄全家之句舉乾隆甲寅鄉試闈作沈博絕麗
膾炙一時與舒鐵雲孝廉交最深舒贈以聯云菩薩心
腸英雄歲月神仙眷屬名士文章在京師時法梧門祭
酒式善重其才與孫子瀟太史鐵雲稱爲三君作三君
詠適川楚教匪不靖王之座帥南漚吳白華總憲省欽
薦王知兵且以能作掌心雷諸不經語入告

睿皇帝斥吳歸里而王應禮部試如故然卒憔悴失意

死識者悲之

四聲

字之上去聲誤讀者尤多觀山陽阮少司寇葵生茶餘
客話所載成語合不上去入者亦有舛謬可知沿訛已
久且不獨吾鄉爲然也附錄於後并訂正之

君子上達

何以報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既翕

天下大悅

能者在職

邦有道穀

道上聲

涇以渭濁

忘我大德

生有聖德

充耳珣實

神保是格

是上聲

瞻彼旱麓早上聲王道正直言以道接道上聲

沈湎冒色雷夏既澤天九地十

咸仰朕德朕上聲宏父定辟天禍鄭國

天子建德端冕措笏天子令德

惟彼四國君子是識是上聲天子建國

公子御說司馬仲達萌者盡達

寒暖燥溼燥上聲毋有障塞元酒在室

鐘鼓既設天子下席君子進德

天子視學視上聲天子用八

乙未秋余在都中與葉素菴孝廉歸安溫稼生工部同年文禾席間仿行前令共得二十餘句附錄於後

坤厚載物

天五地六

於女信宿

維此二國

童子佩鞶

蒲與二屈

吾子好直

將以衆逆

其子幼弱

齊與晉越

商紂暴虐

公子棄疾

何以冀國

昭子退曰

劉子摯卒

曾子怒曰

曾子問曰

征鳥虜疾

毛者孕鬻

三老在學

觴酒豆肉

浙撫署聯

浙江巡撫署中有桐城方恪敏公觀承聯云湖上劇清
吟吏亦稱仙始信昔人才大海邊銷霸氣民還喻水願
看此日潮平其後公之姪受疇來督閩浙復題聯於署
云兩浙再停驂有守無偏敬奉丹臺遵寶訓一門三秉
節新猷舊政勉期素志紹家聲自跋云乾隆戊辰先伯
父恪敏公由直隸藩司撫浙余昔爲此邦守令今繼伯
父之後亦由直隸藩司擢任余弟維甸又曾以總督權
撫事六十年來三持使節洵殊遇也敬誦

御賜詩中新猷舊政有守無偏之句謹錄成聯以誌
國恩世德云爾時嘉慶癸酉六月上浣也

吳京丞

錢塘吳西穀京丞清鵬於嘉慶丙子登賢書所作攀桂
仰天高詩有云萬花齊入手一鏡正當頭主司歎賞稱
爲通場之冠

元遺山

元遺山爲崔立撰碑納降改服詒後世曰實而搜羅散
失作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等書俾金源氏一代

文獻因之而存其功豈淺鮮哉趙雲松觀察詩云無官
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持論平允是能知道山
之心者

用心精專

高達夫五十學詩而成名杜祁公七十學草書而盡其
妙由於用心之精專也彼當壯盛之年而因循自廢盍
亦以二公爲師乎

宏簡錄

袁隨園謂邵尙書宏簡錄有天王宰輔功臣旌德臺諫

庶官之稱已屬無謂如宋之高瓊唐之裴寂尤不應以
功臣目之更有雜行一門以田承嗣李懷仙祖孝孫薛
懷義上官婉兒列爲一傳不倫甚矣余謂是書有不當
缺之字而缺者如員外郎缺郎字節度使宜撫使缺使
字樞密院缺樞字賢良方正科博學宏詞科缺科字漆
煙閣缺閣字之類不一而足冊辭牽涉自己處亦乖體
裁如唐韓愈柳宗元傳冊云唐文三變韓柳著稱論道
不同觀過難憑特憐半世與罪爲朋我今百年莫與相
競唐文翰傳後冊云劉氏三長人所最難一願逢時亦

願有官逢時孟浪有官素餐嗟我何人獨抱歲寒刪千萬冗洗百億癥五史彙成足稱大觀子子孫孫莫漫封刊富弼韓琦范仲淹傳冊二始稱韓范終曰富韓班班建立黽黽同觀遭逢盛世奮起單寒嗟予何苦懼此多難一事無成慚彼寸丹

明加田賦

明之加田賦始於萬厯極於崇禎萬厯時之議加賦者周永春成之者李汝華也崇禎時之議加賦者梁廷棟成之者畢自嚴也彼四人者徒知爲一時計吁亦何益

矣

李文靖徐文靖

宋李文靖公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明徐文靖公溥亦云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患不能守耳卒無所更置二公皆名宰相而所言如是蓋息事卽可以安民彼際承平之世而變更成法以建樹爲能者實二公之罪人也

躡履倒屣擊履

漢書雋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不疑盛服至門上謁勝之躡履起迎師古注謂納履末曳之而行言其遽也三國志王粲傳中郎將蔡邕貴重朝廷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又邠原謁魏太祖太祖擊履而起遠出迎此皆可想見折節下士之誼

你

你字本作你後周書異域波斯列傳你能作幾年可汗此其字之初見於史也又北史李密傳與你論相殺事

何須作書傳雅語

天壽天壽

王伯厚玉海載唐太宗子泰封魏王改封濮王僭號改
元天壽元僧覺岸釋氏稽占略載唐代紀年昭宣帝後
有少帝濮王紉一代爲朱全忠所立年號天壽旋復被
鳩二事均不見於正史濮王紉并無其人時代遙遙末
由辨其真僞矣

鮑防

穆質舉賢良方正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禳沴質對漢故

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宏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恹欲下質禮部侍郎鮑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劉蕡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策指斥宦官第策官馮宿賈餗龐嚴以爲過古黽董長中官不敢取其時惜無如鮑防者衆議而拔之防傳中惟此事著稱於世而馮宿等以不能取蕡貽謗千古後之取士者可以鑒矣

武功縣志

康對山武功縣志七篇計二萬一千餘言體例謹嚴紀

述精核而官師志善惡竝載褒貶互施儼然春秋筆法
尤爲人所難能人物志兼載后稷唐高祖太宗列女志
兼載姜嫄大姜其識亦迥超流俗王支洛公姑蘇志載
晉穆帝后何氏後周宣帝四后例適相符近世修蘇州
府志者以后妃自詳正史非郡縣志所宜載而去之謬
矣

詩賦奇格

韓文公南山詩用或字五十一若字三十九如字七歐
陽公廬山謠二百九十六字祇叶十三韻此詩中奇格

也舒元與牡丹賦用或字十二如字二十四此賦中奇格也

尺牘新鈔

尺牘新鈔十二卷祥符周櫟園侍郎亮工所輯明季及國初名人牋啟皆悉采入篇首全錄文心雕龍書記篇以爲序創體也選例二十條末條云彥和拙文心之秘雕龍挾簡牘之精後世言辭翰者莫得踰範焉故是集卽用原文以當弁首無煩屬序徒係支言前賢明體之書若爲今人預製近代發函之作先獲哲彥宜源推是

義也豈獨一書凡有作者皆當定例所采尺牘不尙華藻頗有粹語略誌數篇於後 杜于皇濬荅某公僕嘗有言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業已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破壞者不少矣區區愚見得之十年讀史敢以爲左右獻 陳興霸孝威與門人饒子正人當庇人不當爲人所庇爲人所庇卽能自立亦半人耳庇人者尙餘半在人其相去遠矣 唐青堂堂與滅齋舅氏舅氏之明遠俊偉宜救八閩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秉正而自持毋隨

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毋以
高爵厚祿可誇詡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私望
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於千百人者身雖利子孫必蒙
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於一身者身雖不利其利必歸
於子孫舅氏宜深念之勿謂錫迂論 王鞠劬相說蒼
學道幸全讀養心錄知足下之於道深矣而不佞願効
芻蕘少爲刪之易之冠經論語之冠書道德經之冠諸
子通書之冠諸儒孫武子之冠兵法惟其簡也簡則後
來不得以僞雜者濶之而於醒世捷傳世遠亦立言者

之責應如是耳 梅杓司磊與兒耘背助三兄嘗言吾
守先季豹爲金公家法云閉門讀書與開門結客不可
偏廢不讀書則根本不立不結客則聞見不廣至守身
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與之稱貸交貴人不可丐
其竿牘我旣無求則士氣自壯而彼之驕惰亦無由生
成已亦所以成物也今時名士皆一切反是豈不可懼
可歎 吳曰庸第與友前人著翦燈餘話遂以此妨賢
宗之祀一朝臣於公會處出此書亦爲物類所鄙此不
過唐小說之流而識者猶惜閉檢如此今書肆邪刻有

百倍於畫眉者其迹近於兒戲其見存於射利其罪中
於人心士習禍且不可言唐臣狄梁公奏毀天下淫祠
當世偉之至今猶令人聞風興起然淫祠之害及於愚
氓淫書之害游於賢智吾不知輔世長民者作何處是
吳冠五宗信與周雪客趙夢白先生作齊人文云勵
名行者不以飲食爲細畏清議者不以妻子爲愚二語
不知提醒多少醉夢人我輩爲文不能開導人心扶翼
世道雖艷如花熱如火祇堪覆瓿耳 朱密所吾弼示
第一札寄吾弟不暇長語第謂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

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瓦裂慎之哉

三

司馬溫公作書有誤字旁注卞蓋用非字之半見雲麓漫鈔今人誤書旁注、或注、殆卽卞之遺意歷久而變者歟

桂林一枝

桂林陳蓮史方伯繼昌 廷試時因病勉力對策僅得完卷閱卷大臣初擬第二款曹文正公振鐸謂

本朝百餘年來三元祇一人無以彰文明之化改置首
列遂以三元及第其座師刊桂林一枝圖章贈之

石鼎聯句詩

韓昌黎石鼎聯句詩有以爲斥時相者吳安中謂皆退
之作如毛穎傳以之滑稽耳所謂彌明卽退之侯喜師
服皆其弟子茗溪漁隱曰公與諸子嘲戲不應譏誚輕
薄如是之甚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
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
之自謂耶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

有是人矣此說似形入吳然謂有彌明其人恐仙傳拾遺亦無足據且彌明之詩旣若是之奇特則生平所作必多何不聞有他作傳於世閒而唐人詩文中更未嘗有稱其人者耶獨斥時相之說似爲得之當公奏討淮西之事執政不喜及爲潮州刺史憲宗將復用之又爲宰相所沮詆爲狂疏方是時李逢吉皇甫鎛程异之徒以褊小之才膺鼎鼐之任罔克同心輔治而惟以媚忌爲事公於是託爲此詩以譏之其云謬當鼎鼎明妄使水火爭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願君莫嘲訕此物方

施行語意顯然可見特恐爲人所訾故託之彌明以傳其所爲序皆假設之辭非果有其人也

識時觀變

寶融以河西歸漢馮盎以越歸唐錢俶以吳越歸宋此皆能識時觀變順天心而保民命者其澤延後嗣也宜哉

唐

佛書唐字往往作徒字空字解如妙法蓮華經福不唐捐是又唐受唐擾義亦同

字

字有分其名之半者如宋關詠字永言謝翱字臯羽明
傅恕字如心劉侗字同人之類是也有倒易其名者如
宋吳大有字有大明冒起宗字宗起是也有疊字者如
閻爾梅字古古是也以名爲字者唐以前恆有之唐以
後寥寥余所知者宋有戚同文陳亞之元有丁鶴年明
有鄭克敬王敬中周孟簡女子以名爲字者

國初有徐昭華一字之字自周秦至唐恆有之唐以下
惟明汝南諸生秦錫字京一字之字而卽以名爲字則

惟唐有之劉濟李瑋張巡宇文審李脩郭曖劉乂以姓
爲名者明有沈沈著酒概四卷見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張乖崖

張乖崖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卽連拜不
止或倨坐罵之下急抑何太甚然世俗皆好諛尙諂正
賴以此維之庶剛方之概不致盡泯

思患豫防

晉出帝初立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景延廣不肯但

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怒數以資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
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
不可以爲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
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
無以取信也因請載於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
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
益怒越六年德光犯京師執延廣召喬瑩質其前言延
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明都御史
韓永熙官江西時忽報甯王之弟某王至韓託疾乞少

需密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几王入具言兄叛狀韓
辭贖莫聽請書王索紙左右舁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
韓上其事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相歡諱無言使
還朝廷坐韓離間親王罪當辟械以往韓上木几親書
乃釋

本朝睢州湯文正公斌巡撫江蘇河督靳輔議罷濬海
口工而起高郵車邏鎮築高堤東內水高丈餘不能出
海總督于成龍力排其議

仁廟命尚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

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十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口奏及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具陳前事召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辨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後卽彙士民呈牒竝某議具文書印冊存漕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撫所檄取旬日後可覆視也二人語塞

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

此皆得思慮豫防之道者非明燭於幾先而慮周於事後其孰能之

張春舫

同邑張春舫大令枋績學能文舉嘉慶辛酉孝廉由教習得知縣己卯歲將選矣是科捷禮闈試卷首題脩己以安百姓誤書脩作修磨勘罰停於庚辰歲殿試以知縣歸進士班銓選因賦游仙詩云可憐一闕霓裳詠證果翻遲十二年

時歸班者約十二年方選

旋於甲申歲卒

溫稼生

溫稼生工部余癸巳乙未入都皆與同行留寓全浙老
館與鄭拙言學博三人同院而居余與拙言閉門習業
稼生則歡場結客角酒徵歌偶一拈毫頃刻成文才鋒
鏘鏘余自愧弗如也丙申同捷春闈授職後以工曹需
次稽遲鬱鬱不得志益縱酒自放癸卯秋以疾卒於京
邸年僅四十二余哭以詩云慘絕郵亭計天涯別淚潛
羈魂千里外幻夢十年閒少妾淹空邸
新納姬人
尚留都中衰親
慟故山傷心江上雁同去不同還憶作春明客深情
獨我知
癸巳乙未計偕入
都皆同寓寄園聯吟花寫韻贈別柳攀絲
丙申

夏捧檄出都君餞飲豈意重逢日翻成永訣時庚子秋
於陶然亭賦詩贈別晤君於
武林匆匆話別千秋身後事珍重一編詩稼生工吟詠
詎知竟不復見善寫山水嘗自題畫扇贈余曰春明聯袂已經年鄉樹
蒼茫隔遠天記取他時歸隱地白雲青嶂雲溪邊斯人
已矣遺墨猶新每一展誦輒爲歎歎累日

寄園銷夏圖

道光乙未春試後留寓都門偕同人避暑寄園園爲休
甯趙天羽給諫吉士故居僻處城西人迹罕到古木參
天綠陰翳翳相與列坐清話情志洒然園之南軒極幽

折雜花滿庭昕夕徒倚其閒把酒論文不知身之是客
出都後回憶前游歷歷縈抱因追繪成圖賦詞二闕記
之故老吟蹤賡百餘年風流闌寂室廬猶韻宦隱園林
稀熱客片席名山據穩溯往事殘碑同認手種榆枝高
出屋鬱蒼蒼界斷紅塵境新月上瀉涼影 闌干十二
通花徑想樽邊掀髯嘯傲幾經閒凭謁地筠簾低不捲
半榻爐煙漾暝似前度敲詩清景雨過空階苔翠合早
一天秋意來疏鬢茶夢熟北窗枕 金縷曲 掩重門碧雲
深鎖林蟬時遞幽響繩床竹几安排好風趣自然疏曠

偕僊仰任大扇寬鞋箕踞形骸放閒情跌宕趁蒲葦香
濃芭蕉葉滿索醉倒佳釀招涼地數處軒虛牖敞囊
琴攜其來往人生能幾知音聚況有煙霞供養天末望
算別後光陰倏忽年過兩迢迢結想問畫裏亭臺三千
里外舊侶更誰訪摸魚兒

嚴比玉

嚴比玉太守與余同受業於沈鹿坪師推襟送抱情誼
獨敦太守好學工詩兼有濟世之志官滇南循聲懋著
方將超擢遽以疾卒遺稿未刊記其昔時游西湖句云

風來雲氣初離樹雨過泉聲尚滿山高寺鐘聲隨潮落
隔江山勢擁潮來赴都謁選留別同人句云千里關河
成獨往廿年燈火負初心皆可傳也

弈國手

本朝弈國手首稱范西屏世勲施襄夏紹聞次之皆海
甯人范著桃花泉棋譜施著弈理指歸並行於世施性
純孝父病刲股工詩善琴不獨以弈見長近時海甯陳
子仙亦善弈海內少雙

關蘭

鬪草見於歲華紀麗鬪茶誌於茶錄中州集馮內翰壁
致仕居崧山龍潭山中冬蘭每中春作花山僧野客人
持數本詣公以香韻高絕爲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鬪蘭
此事類書罕載

鄉闈覆試

北闕鄉試中式久停覆試之例道光乙未科南海曾公
望顏奏稱北闕鄉試頂冒代倩之弊日甚請復覆試之
制得

旨介行是科以文理不符被黜者二人直省鄉試中式

覆試則始自道光甲辰科以中式者多抄襲陳文遂定
斯例

王笠舫

會稽王笠舫大令衍梅豪於詩嘗謁蕺山書院掌教奉
賢陳古華太守廷慶適有饋江瑤柱者太守日子能爲
我用饒字韻賦此者當烹以酌子因押全韻成詩其警
句云升沈一柱觀闐闐兩當衫太守歎賞稱爲絕唱遂
命歌者奉觴以酬之大令有三月五日寄家人詩云與
月樂天花樂地將詩驚鬼酒驚人筆意奇崛又有利孟

郊古別離云黃金最輕薄買取別離愁不若長貧賤同心到白頭寓意微婉深得風人之旨大令性嗜酒病劇致書盱眙汪觀察云任云日來飲酒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每日所毆之血亦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未幾下世

朱笠亭說詩

海鹽朱笠亭大令炎博雅工詩其評沈歸愚尙書唐詩別裁集直抉作者心源弁言一則尤足爲後學指迷云是集嚴於持擇辨格最正一切傍門外道芟除殆盡以之導後學是爲雅宗入手須辨雅俗近今有兩種格體

一爲考試起見讀試帖如剪彩刻繒全無生氣一爲應酬起見翻類書用故事如記里點鬼絕少性情此固畢竟不知詩也又或取法於古各立門似亦有兩體其從癡奎律隨入手者多學山谷江西一派或失之俚從二馮所批才調集入手者多學晚唐纖麗一派或失之浮是皆不能無偏且律髓止載律詩才調集第及中晚亦頗未備又若阮亭三昧集立論太高十種唐詩散入各集未易尋其塗徑故惟歸愚先生此書最便拾誦此書外更取阮亭古詩選玩習則五七言詩已得其大凡再

以十種唐詩參看近體亦略該備然後於文選樂府采
擷菁華於宋元名人詩集博其機趣揮霍萬象惟我所
欲矣

王廉訪

睢州王廉訪縉由知縣起家卓著循聲屬邑民安某客
於外繼妻高氏通於劉某忌前妻之女言其情謀亂之
女不從其戕女以死公曰高母道已絕仍照故殺子女
律擬其何以戒爲繼母而淫且毒者遂比照故殺妻前
夫之子律論斬其題報可遂著爲例其爲江南按察使

也宿州某生攜妻子授徒某氏家其妻臨產妻兄之女
來視數日妻子均中毒死館人曰若與妻兄有隙乎曰
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置毒也生控於州刑訊女不勝
楚遂誣服公疑之間館中來往者何人女曰祇十二歲
學徒耳召而曲誘之曰師挾我急因置碗麪中生之妻
兄乃得釋無錫民某與攻皮之匠毆已而匠死有僧故
與某仇證爲傷重致然令如僧所誣論擬公察門毆日
月在保辜限外因詰曰傷久何得不醫具言請矣檢所
川方則匠死傷寒耳僧乃伏平反多類此蘇州胥門外

有坊曰民不能忘爲湯文正公建也公與同鄉民卽鐫公姓氏於其次

梁學士

錢塘梁山舟學士同書爲文社公詩正長子二十五歲舉乾隆丁卯科孝廉三十歲應壬申恩科會試未第特旨賜與殿試入詞林三十六歲大考二等擢侍講是年丁所後父艱歸旣濬於榮利又素鯁介恐不諧於俗服閔後引疾不復出嘗賦詩云一事比人差勝處不曾強仕已歸田

墨譜

明方于魯墨譜程君房墨苑繪刻精工藝林清賞較其
優劣當以墨譜爲勝墨苑中自著序記語涉矜誇其搜
羅名人題贈雖多而如顧秉謙沈灌等筆札亦皆載入
未免蕪穢相雜且此書爲文房清玩乃牘列時人備誌
科第官爵殊乖雅道不若墨譜之能得體要也譜中載
汪仲淹墨書述于魯之言曰試墨如試金當略其色澤
求其神氣其法用紫石研注水涓滴同磨多少同磨之
一縷如綫而鑑其光紫爲上黑光次之青又次之白爲

下黯泐無光或有雲霞氣又下之下也此數語可爲相
墨金針

沈漢甫

震澤沈漢甫茂才金渠好學能文屢試不過鬱塞無聊
之思悉於詩寓之著有春風廬詩集句如竹色隱高屋
杏花明短牆十里湖聲寂一肩山影涼雨聲寒客館花
事老山城湖光吞樹小山氣壓雲低江上白波雙槳去
山前紅樹一僧歸煙村半夜雞聲早水國三秋雁影低
落日一星明樹杪微波雙槳出蘋花皆妙

岳忠武王銅印

嘉慶戊寅山陰李宏信以所藏岳忠武王銅印歸於棲霞嶺王祠屬王廿四世孫秀元世守之金壇段驤作記摹刊祠壁印準今尺寸六分有奇厚三分其文曰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印陰文五行六字凡三十字蓋古印字之最多者

李少司寇

壽光李松園少司寇封由翰林改刑部時有翁強汚其

婦婦爪傷翁面得免畏其再逞遂自盡衆謂傷翁不孝
不宜旌公謂婦此時惟恐不免耳是無妨於孝仍宜旌
錢文敏公維城從其言由是遂知名

鹿洲公案

漳浦藍玉霖太守鼎元鹿洲公案乃其尹普陽潮陽時
所紀節錄以見折獄之良陳氏兄弟伯明仲定爭父遺
田七畝搆訟謂兄弟本同體何得爭訟命役以一鐵索
繫之坐臥行止頃刻不能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
來報初悻悻不相語言背面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

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矣知其有悔心也問二人有子否則皆有二子命拘之來謂曰汝父不合生汝二人是以構訟汝等又不幸各生二子他日爭奪無有已時吾爲汝思患豫防命各以一子交養濟院與丐首爲子兄弟皆叩頭哭曰今知悔矣願讓田不復爭矣曰汝二人卽有此心汝二人之妻未必願也且歸與計之三日後定議翼日其妻邀其族長來求息請自今以後永相和睦皆不願得此田乃命以田爲祭產兄弟輪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

爭端由是兄弟妯娌皆親愛異常民間遂有言禮讓者矣

西塞山

湖北有西塞山一名道士磯湖州亦有西塞山亦名道士磯張志和漁父詞所云西塞山前白鷺飛乃在湖州時作而放翁入蜀記指爲湖北之西塞山廣輿記等亦沿其誤

西南夷傳

王伯厚謂柳州游黃溪記仿太史公西南夷傳按白香

山冷泉亭記云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鄧牧沖天觀記云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由浙江西杭最山杭西餘杭最逆天目大溪上有十八里曰洞霄宮者是爲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史鑑韜光菴三天竺寺記云環西湖之山凡三面西山爲最佳據西山之佳惟四寺靈隱爲最勝領靈隱之勝有五亭韜光爲最幽蓋皆效其體也

吳烈女

湖州太湖濱綠葭灣吳烈女以貧故養於夫家夫曰李

時新佐父九臯治肆事於湖北女獨與姑居姑與疏族李大礫通時來飲酒使女給事左右女不肯姑怒挾女無完膚大礫與姑謀并汚之以塞其口姑於是爲好言誘女曰大礫有恩於汝夫汝善事之汝夫歸以汝爲能報德也因出金跳脫與之曰此大礫所贈女取而擲之地時六月六日俗必食餽飪姑與大礫共爲餽飪使女炊女不肯炊姑乃自炊之炊熟大礫與姑食邀女共食女不肯食大礫強灌之則啼而走傍晚女浴於室大礫從暗中突出欲走門已閉遂自後窗投於水鄰嫗救之

起微有氣至夜半蘇復自投於水竟死族人以大礮逼
姦致死報縣烏程令莊有儀素不解事縣人謂之莊糊
塗者也檢驗時姑堅執大礮無逼姦事竟以失足落水
完案時乾隆三十六年也越二年震澤縣盜案發大礮
論實坐斬衆憤稍洩而逼姦之案已結無可翻烈女不
得邀旌典至道光三十年里人乃具呈當事請旌於
朝歸安方燾作徵詩啟以表彰之有千尋雪浪淨滌淤
泥一片冰心朗照河漢之句

詩分唐宋

王右丞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王介甫
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同一詠鷺鸝也
一則妙合自然一則巧極人工唐宋之分卽此可見

擔粥

擔粥法始於明季嘉善陳龍正簡而易舉道光癸巳林
文忠公撫吳冬薦饑仿行此法雇人挑赴各城以濟老
弱貧病活人無算